



### 来要票的不够朋友 是朋友得掏钱买票

受访者:张春晓(烟台最先且一直在引进全国乐队、歌手进行演出的酒吧老板)

其实吧,还是我不清楚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,但最起码咱算个商人,所以还是回归到最基本的欲望上去吧。其实我对金钱的概念很薄弱,向来都是及时行乐派的,马上有钱想干点啥也真没想好,除了最基本的给老家父母买些什么,这种最基本的常识咱也就不说了,这都是应该的呢。

我要有钱了就给店里先换套好点的设备,条件允许了就把整体的演出环境改善一下,能扩大最好,让来烟台的乐队演得舒服,大家伙开心。最起码自己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嘛。努力再给烟台打造出个摇滚绿洲的名片来。

还就是因为钱的事,苦恼了好几年。大家伙不理解,觉得我通过演出赚多少钱,门票高之类的。可私下底,联系乐队我都跟人家在那讲价,人想定80-100元,我就按20元朝下压。要是来个大牌,好不容易约到姑且不论,各种吐槽票价的……其实酒吧就是提供场地,票务真心归乐队自个打理。

再有就是个别朋友,一有演出就来要票,甭说票是人乐队掌握的,有我也不给。买票看演出是对乐手和他们作品最大的尊重,这绝不是“高大上”的调调。按“矮小挫”的说法,你是我朋友不更得掏钱支持下我吧。

幸亏现在坚持这么多年了,圈里还算人缘不错,有些朋友愿意帮忙。所以,要说2014年的愿望,就是马上有钱,给酒吧里换套好点的设备,让乐队唱得开心,让观众听得过瘾。

本报记者 陈莹 整理

### 合租房做“厨娘” 省钱也是赚钱

受访者:刘文斌

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,老家是泰安的,跟很多人一样背井离乡来到深圳这片繁华地,希望能够锻炼自己并拼搏出一番事业,可是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。一家家公司面试碰壁之后,我在一家小公司做起了建筑设计师。

我既没有土豪的家底也没有天才的能力,只能“搬砖”一样做着我的每一份工作。临近年末,日历在一页页变薄,工作的图纸却堆积得越来越厚。都说马年马上有钱,可是我每个月的薪水却付不起深圳高额的房租,为了省下租房的巨大开支,我堂堂七尺男儿居然厚着脸皮在同学合租的宿舍里做起了“厨娘”。

我也做着“马上有钱”的梦,可是我的马似乎是在雾霾中迷了路。

本报记者 陈新 整理

### 摆摊卖了十年鱿鱼 盼着有钱盘个小店

受访者:卖铁板鱿鱼的邵大姐

邵大姐和丈夫在济宁兴隆桥北街街头卖铁板鱿鱼,每天下午3点多出摊,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收摊,如此已有十载。

“马年希望马上有钱。”邵大姐说。每天来摊上吃鱿鱼的不少是开宝马、奔驰、奥迪的,两口子卖了十年鱿鱼还是骑着电动三轮车,做梦都想有辆车。儿子已经工作了,马上就要结婚生子,来年必须得买房子。“这都需要钱,得卖多少串才能办这么多的事。”邵大姐说。

每天,他们看着这座城市的太阳慢慢谢幕,迎着星空骑着三轮回家,鱿鱼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。现在他们担心,十几年的摊位快要保不住了。摊位一侧是即将完工的商业大楼,五月份就要开业,开业后他们的摊位就得被赶走。去哪烤鱿鱼?两口子至今还没想好。

“想开个店,但是还没想好名字。在哪开也没想好,就想有个店,下雨也能出摊,不用来回带货,盘算着得不少钱。”邵大姐的丈夫说,两人一直想开个店,手里的积蓄还不够。“马上有钱,希望马上有钱,希望能盘个小店。”

本报记者 岳茵茵

### 每个月发工资 都给父母买礼物

受访者:窦珍珍

刚刚过完了23周岁的生日,在一片祝福中走入了24周岁。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,也是大学毕业的第一年。不得不说,在大学的努力认真,让我厚积薄发,找到了一份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。当然,眼高手低、好高骛远的毛病也让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的磕磕绊绊。第一份工作,让我明白了老板不会在你的辛苦上停留,只会在你的工作成果上驻足。只有埋下头来,脚踏实地,汗水才不会白流。

现在还会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场景,3000块钱在几天内就被挥霍一空,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衣服和护肤品,交了房租以后就所剩无几。却忘了给父母买礼物,当时的自己自责不已。以后发工资都会给父母买一些贴心的小礼物,他们虽然嘴上说不要,但是爽朗的笑声是骗不了我的。但是,苦逼应届生一枚,口袋比脸干净多啦!

新的一年,我希望自己能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,巩固自己的特长。当然了,升职加薪才是落脚点啊!

本报记者 王倩 整理